淵雷遺稿

人

雜著
哀辭
祭文
書
策

共三

淵雷遺稿卷之三

原教

天地之間有生者三人與鳥獸非類也不相近若夷狄大同於人而小異於鳥獸同者形也異者心也欲冕首袞身於與人大同之形則可若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沃之於與鳥獸小異之心則不可舜為天子契敷五典而其教不能化三苗之心教之不足為也久矣夫下愚之於上智猶夷狄之不可以中國故或教而不能或不教而能是天畫之也非可以人力為耳虎之食肉猱之昇木不教而能朱均之子管

蔡之爲教而不能夫豈可強哉是故上古之君知民性之不一而善惡之不可以教齊也善以上智惡以下愚一聽其所爲而吾則漠然無所與於其間於是天下大同歸眞返樸民皆熙熙然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不爲網罟之所擾與天下以覩之固可謂至治之極而欲人人而論善惡而定賞罰則蓋無君子小人之別當是時司徒之官未立也而化行學校之政未施也而俗美及夫後世之王以其禮樂射御書數之具仁義孝悌忠信之訓多方以設教煩其節文瑣其度數日夜逐逐焉擾其民民始騷然不堪其擾之瞋

目攘臂睢盱相率而起必悖於其上之所以教然後快於心此亂之所由作也今夫使伯夷南面而立以其所好教天下之人天下之人未必盡伯夷也使盜跖南面而立以其所好教天下之人天下之人未必盡盜跖也要皆夷與跖參焉然民之從盜跖之教其勢易從伯夷之教其勢難何哉飲食男女固民之大欲也其心以為一日無是而不生也則其於充所欲者不憚乎悖天理之正而殉之也決矣故曰民之從伯夷之教不如從盜跖之教之易也故曰莫如以不教教之使自靖也老氏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

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民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民信矣此可爲治天下法矣

讀恭誓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有利其得之心苟利之凡可以得天下者何不爲已必將簒君之位而代其處然後慊亦莽操之類耳非聖人也吾未嘗求天下而天下求吾終不肯釋焉則受之而不辭處之而若固有蓋其分定於內也自匹夫至於有天下其爲變亦大矣然其心未始有異昔舜居深山之中木石與居鹿豕與遊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當其時也豈有意於

立堯之朝哉及堯使九男二女備百官牛羊倉廩事
之於畎畝之中則非舜之所素期者也又進而賓于
四門納于百揆歷試徵庸薦之于天則非舜之所素
求者也當是時也又豈有意於得堯之天下哉堯既
薦舜於天而堯之子不肖堯死而有天下者非舜而
誰也然舜避位于南河之南至于天下之朝覲訟獄
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已其勢不可終辭然後有
之設使堯之子一朝改其所為足以家堯之天下而
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已而之堯之子則固
舜之大願也又何求焉其將退而反於畎畝之中終

身樂而忘天下何以知其然也彼其心誠不見天下之為大而不利乎己之有之也自舜以後禪代之間天下之變幾乎極矣然處其極變而不失舜之心者湯也三聘伊尹不以自私五進之桀庶幾其改此固忠臣惻怛之血心及其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則既放南巢猶有慚德由是觀之湯與舜之異焉者其所處之不幸而所同者其心之不利於天下也若武王者其事既同乎湯矣獨何無舜之心也觀於泰誓諸篇其數紂之惡辭氣迫切不遜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固已異於湯誓之微婉而其終乃曰時哉不

可失其意若曰此正取天下之機當汲汲以圖之不可失也若斯言者直後世謀士一切以苟成功者之所可道非宜出於聖人之口者也嗚呼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犯其分者名曰亂賊春秋之作盖所以嚴懲討懼亂賊之心而已矣文王以三分有二之勢猶服事殷孔子稱其至德文王之心孔子之言以爲如此然後方可以自盡乎義分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令夫紂雖無道天下之君也武王雖聖殷之臣也以臣伐君其亦倫常之極變而理勢之至逆然得以自解於天下後世者以其心之不以天下爲利也天下

後世以爲天吏而不敢加之以亂賊之名者亦以其心之不以天下爲利也使武王窺覬殷命之絶否如弋者俟鳥之宿而射之幸紂之可亡而謂時會之不可失如泰誓之云者則其事與心無一可以自解於亂賊之名此莽操之所孤疑而謂聖人爲之乎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獨武成乎哉世之學者卞夫泰誓之僞然後武王之心可白於天下而合乎舜湯文王之傳矣

穆生論

穆生與楚元王游學元王每爲設醴及孫戊即位忘

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或謂設醴小事也穆生
以此而去不幾於悻悻乎鄭子曰是豈足以知穆生
哉蓋穆生去就以禮而得聖人之中者也天下之事
有始不足畏而終不可救者夫惟不足畏於始故不
可救於終非聖人莫能見其幾易曰履霜堅氷至又
曰介于石不終日昔衛靈公目視飛鴻季桓子膰肉
不至此世所謂小事而孔子行者誠以履霜則氷至
故介于石不終日也嗚呼禍福之来未始無兆而梏
於利者自不見耳吾有常言曰夏屋之詩乃坑儒之

崩也何則積漸之勢然也方權輿之不承秦固已輕士矣輕而至於侮侮而至於辱辱而無所不至勢也惜乎其賤且拘而不足以見此向使天下之士知秦之不可事有如穆生則硎谷之禍無由以至矣然則若穆生者雖謂之去就以禮而得聖人之中可也蓋穆生之於元王友也非臣也其待之以誠而不徒以禮貌當是時雖初不設醴元王非怠而穆生不去也至王戊非心好穆生特以其先王之故人故不忍遽逐之而穆生亦以先王之孫故不忍遽舍之也當是時誠意已亡而區區之禮貌獨寓於醴穆生惟當以

醴卜王之心而去就之而已及其忘設焉則是並與其區區之禮貌而棄之也王之意真怠而穆生不得不去也嗟夫秦坑殺學士聖人出處之道蕩蕩焉漢與公卿皆屠狗販繒市井刀筆之類大抵其俗尚功名而少禮義能不苟於進退者唯留侯一人其餘皆菹醢桎梏穆生立斯世獨明覩未然决膳肉之行而戒夏屋之兆進退合禮其不衣赭衣雅眷於市宜哉史稱穆生受詩於浮丘伯浮丘伯者蓋秦時隱君子也豈嘗以古聖人出處屢告之耶不然斯焉取斯

拜碑辨

余嘗聞循良吏有惠政民立碑其邑異日子孫過者下馬嘉林有 先考碑花江有 先祖考碑余皆過而下近觀李孝錫東遊錄有曰抵花江邑底拜高祖考碑閣然後始知世有拜者問諸邑人果有焉余初来時官吏設茵席碑前三重屛帳甚盛余心固異之令以所聞推其意是設也為拜非為下噫噫余過耶抑人過耶 高祖考有碑在公山而 祖考牧是州令余又来監是縣 祖考之所以處公山者是吾法也惜余時尚少不能記然此扵古禮無所據拜不拜皆非古聖人之法也人各以意行之不知果孰是孰

非則余唯酌情文衡輕重自適於心而已奉先之節拜皆有義家廟神魂之所依則拜墳墓軆魄之所藏則拜院宇妥靈則拜影堂留像則拜非苟然也今夫碑者神魂之所依歟軆魄之所藏歟妥靈而留像歟孰立而孰奉之也邑人以為有德於已刻石立通衢以表不忘盖其意止此所宜下者以吾祖先名字在故耳祖先名字之所在豈獨碑耶必拜而後可則譜冊官誥亦可拜也耶當拜而不拜則野不當拜而拜則愚不幸而失吾寧野無愚今春與金退叔偶論及此其言與吾意合退叔聰明愽聞其必有所據矣為

之辨貽孝錫並以喻夫世之過者庚午四月十九日題于壺天堂

夢解

余每寢必有夢夢又甚亂一炊之頃其變至不可勝窮然皆不祥也而無吉焉嘗試推之人之神魂寤則為聰明為知覺酬酢乎萬為及其寐也五官閉七情息不與物搆則神乃載魄營營以虛為境如光之有照是名謂夢神因於氣夢因於神夫昇白天之庭聽帝懸之奏是豈常人所及必其氣可以吞西戎而掩乎中國者矣余自冠至今疉憂疾痛險阻陻阨十有

九年之所經歷殆無不備而世之所稱慶祥歡樂未
嘗有一日之享焉震剝隕穫悄悄矜矜天高而不敢
不跼地厚而不敢不蹐在室如被拘出門如赴鬪盖
畏約之積而懾乎氣瘁乎神久矣則無感乎夢之然
矣遂蔽恭人之讖繹而診之曰行止塞隘狼胡之應
也盜賊窘急逢人之厄也憂患横逆明夷之象也鬱
憤嗟吒行歌之志也水浮陸走行邁靡極所謂匪虎
匪兕率彼曠野道之窮也戎馬生郊四瞻靡騁所謂
魚在于沼亦非克樂慮之深也援千仞之厓上不得
所躋下不知所稅所謂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

心如臨于谷愼之至也過此以還不可遍究困厄之來吾將如命何哉庶幾悅吾之道養吾之氣毋病吾之神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

題壬戌曆後

吾 先君之降以 肅宗九年壬戌其棄諸孤旣二十六年而復爲壬戌太歲之運適周一甲嗚呼此在禮經爲大夫未老之時而 先君之丘木已可抱也或言上世多壽後世多殀運氣所然然六十之年令時亦不爲必夭乎何嗇於 先君而不與余觀與 先君同年生者其齒髮不甚化精氣不甚衰聰明彊

力猶足以從政 先君而在亦如是耳不肖九歲而孤今已壯而欲衰矣而家之杯棬書策 先君口手之澤存焉者微矣 先君之容色不可得而像矣聲音不可得而辨矣既不及致一日之養以效子職又不能發潛德之光以申情事是則不肖沒身之慟而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者矣吾 王父母俱登大耋起居無僭叔父季父列侍承歡不肖每晨昏而退未嘗不喜 王父母之康寧而羨叔父季父以艾年為嬰兒戲私悲吾之不幸也涕洟書於曆

題 先府君遺事後

昔延陵季子葬其長子扵嬴愽之間坎不至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其高可隱左袒右還三號而遂行聖人觀之曰扵禮合矣嗚呼父子之親天性之至愛死生之際人情之大戚而季子扵其送死之節儉約如此以象人觀之薄乎云爾何合扵禮之有哉然觀其三號之辭隱傷離訣之意令人悲酸而淚洟則天下不以其葬之儉而疑乎薄而墨者之葬其親也以薄爲道遣車一乘桐棺三寸孟子非之晏子之祭也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隘夫延陵季子與墨晏氏之禮均扵薄實然以施諸子則可以施諸親則不可何也

父之於子以尊制卑故情或可殺而禮不必備子之於父則不然情既至矣則禮不可不隆禮之不隆而情有所不伸情有不伸則終身不恔於心此理之自然不待矯拂而爲也推是而類之無往不然至所爲表揚發揮其美之道詳簡厚薄唯其宜之視而不必於同焉者皆是也揚氏之子童而與玄見於其書只曰苗而不秀而已而歐陽瀧岡之表曲而盡婉而詳反復悽惻使天下之爲人子者累欷而不忍讀蓋至情之所發非苟而已也昔吾 先君子之喪既葬而王父屬其碑陰之文於崑崙崔公其所載記屢書求

刪務以簡勝故平生行誼可傳於後者多不收錄不
肖竊悲 先君子有德與才不幸無年不得施用於
世垂不朽之業而其遺事又槩見而不詳內美不章
無以表見于後思為行狀以藏于家久矣顧不肖九
歲而孤 先君子之容色聲音且不得而像矣況存
於內者乎以是愼重其事將以有俟 先妣奄又捐
背不肖雖欲收輯見聞以發潛德之光其徵也不信
則又不敢書近從諸父諸母得聞實蹟十餘事信而
有徵然後始敢略為撰次以補闕遺是足以盡夫
先君子之美乎亦惟自盡其情已矣嗚呼吾 王父

以尊制卑故唯恐其記之不約而或失於溢美則此固延陵之義楊氏之意而若不肖之心不忍 先君子之美行不盡傳於世則是余不爲墨晏氏之用心而欲自附於歐陽子之爲者亦至情之所發也庶幾世之君子不以不肖求多於碑記之外以違 王父之旨爲罪焉幸矣

十三人同話錄跋

嗚呼此乃駱社舊游同話之錄也十年之間先生哀樂離合盈虛凡爲人事之變者略已備矣昔者蘭亭之會杯樽未撤而右軍爲記先道其俛仰興感之意

余讀其文常恨以彼之名士獨少無曠達之風今於
是而喻之矣　上之三年仲春錄中十三人者會于
吾　叔父之第各攜一饌合為十三品序齒中堂酒
行其間飲食衎衎既醉且飽善謔情話莫逆於心酒
闌且散以佳會之難得勝跡之不可忘相與題名於
卷末以識之吾　叔父季父堂叔父上舍公伯氏及
余再從弟子厚東萊人也鄭上舍士謙暨其從子華
伯文仲溫城人也豊壤趙子諧於余為內從晉陽姜
子山於余為再從皆兄也青松沈趾世全義李正甫
皆友也凡此十三人者非吾父兄懿親則乃裳愛慇

懃之交也平居往還非不相見之數相游之適矣然其合席咸集無一人之不在如此日者盖未嘗有焉余又與士謙各以其叔侄兄弟骨肉之親同與斯會所謂宗黨朋友之樂得兼而有之樂尤可知也然自是以後吾堂叔父與士謙莘伯相継隕喪余乃三罹險釁募痛怛憂愁奔走乎窮山極浦而號泣旻天其形未化其心已死餘又分散或在千里之外嗟呼死生哀樂離合盈虛之變相尋於無窮而十三人者非復前日之盛則雖欲更為斯游豈可得乎余悲人事之愈往而愈變而此錄者有時乎隨之故記其本末特

詳庶斯會之不泯於後也

金生墓誌

生名思沇甞吾 曾王考側室子曰適有女為慶州
金君景大之妻生其子也自祖某居木川生幼而孤
父黨無近親可依生母以生就外黨于京吾宗家子
厚憐寡婦挈孤兒邮邮無所托取而教之與家時晦
子敬同學生受書若干卷尤致力篆字得鉤趯法喜
揣摩物情自任幹事然先主人家而後其家措置有
柰毋乃忌其貧始生負才能求立身為親榮已而度
不可太息棄筆硯欲隷諸元帥幕屬櫜鞬從事尋得

疾以令 上辛酉四月八日歿越三月二十七日歸葬于木川水巖里某向之原以生之靰獨其送𣳚無憾於母心得返柩從先人葬者皆子享力後五年子享卒子敬哀生無子其墓行夷而莫之辨要余爲誌遺生之母納其封嗚呼子享得生以爲客可謂知人矣而使子享子敬至此豈非生之賢乎庚午六月二十七日東萊鄭某誌

韓平叔哀辭 並序

昔余有 先君之季女有賢德思求君子者而歸之有爲平叔之舅文叔媒者余時不見平叔久聞其佳

士也遂謂平叔之爲自復往甬入告　先夫人而許之已而果然然當是時平叔爲舉子辭賦名一世余之期乎平叔未始離乎文華才術之長雖素與平叔游者其爲知未必深於余也及余與爲婚友且同舉進士交之深而察之久然後始知文華才術之不足以盡其人而愧夫向之知之淺也平叔天姿高孝篤于家信于朋友讀聖人之書慨然發憤有志於爲己之學蓋所謂豪傑之士者矣使假以年推其志而廣其業沛然而進於道可立以俟也噫其短命死矣以彼之志與業夭閼而不究名不稱於世嗟呼命矣夫

吾黨之士非平叔之與交則亦皆聞其爲人然所存於平叔之精者或未必知况後之人乎哉然知不知又何足論也傷夫平叔之才之美而直如是已焉爾顧余從平叔游雖後於二三子者其相好殊甚每於得失同異之際必蒙忠告欲相牽而入於道德之域懃懃不懈觀其心深有愛於我者重可悲也平叔死余吊之其大人都事公執其所爲文而泣曰是子也夭而不稱蘄諸君之悲之使有以不朽因乞辭于平叔之同志與當世之能言者次及於余余連居喪憂十年而未復也文叔屢以爲言遂收淚綴辭以歸之

曰　子之斐然兮有爛篇章孰啓其衷兮望道遑遑春華秋實兮子擇孔臧而舍而有兮遵彼周行中庸爲極兮視子冠裳頵言從之兮與子倘徉奄忽隨化兮精神掩藏子志則遠兮子命不長變化緯繣兮培覆無當余咎司命兮夭椓吉祥父母之悲兮有蘊不揚庶見君子兮以發幽光我非其人兮惟以永傷

徐子顧命眷哀辭並序

吾鄭氏與達城之徐世爲婚媾兩家之好聞於世然於余尤親而相好者獨子顧也子顧名命眷吾　叔母之弟也而居同里故余與子顧游自童子時其所

存無不知者子顧容儀秀美中懷坦蕩有長者之風
家世素貴譽聞日著而退然若無能未嘗自大以加
於人儕友以是益親愛之子顧未冠而孤惸獨無可
恃慨然奮曰我無昆弟承先人之業以毋墜厥聲其
不在我遂從父友讓窩尹公受經史刻礪自程數年
業益就一時士大夫無不樂道其賢而願交之者余
久游學南方及歸復與從游盡得其有喜子顧之業
成而愧余無以厭其求者余舊不習程文始與子顧
同研眄作不中式子顧輒爲點竄或誦佳句惟恐知
者之寡其忠於朋友好揚人之美如不及即天性然

也未幾子顧病累月益痼竟不起年二十此其與余
終始之大略也嗚呼悲夫天旣賦才性之美於子顧
而又嗇其年使泯滅不稱其於好惡之施何如也余
每閑居黙想往来賓主之懽討論唱酬之樂皆可記
而數也而子顧之墓木已可材矣余固無奈乎理數
之自然而亦不能不以是為悲也李君叔道素不識
子顧從讓窩聞其賢言公每語及子顧輙發哀余之
歎及公之門人無不追思悲之至有流涕者此可以
見子顧之為人矣子顧疾余有故候問不時其葬也
有行不得臨相好之甚而為負如此自余之哭子顧

于今十有二年無一日不恨于心抒悲屬辭而歸其
孤曰
南山之雲兮勃鬱在望一幻以散兮茫其誰像月出
南山兮初輝散朗奄缺其明兮翳闇不敞森森喬木
兮拔地千丈風霜隕剥兮于何可仰谷鳥羣飛兮和
鳴下上我過其廬兮但聞其響春花入簾兮秋菜滿
幌疇昔之思兮使我心愴依俙微忽怳兮遇子三兩寤
命其夢兮猶見彷彿骨肉既化兮永混黃壤空留今
譽兮以慽吾黨

趙恭如載望哀辭並序

歲在辛丑我姊氏歸于趙氏其夫子曰載望恭如恭如年十五風儀峻整動止儼然中度有吉士之容焉時恭如大人大諫公登甲科納言銀臺叔父豊陵公處玉署季父豊原公處翰院恭如昆弟三人皆無故當是時鄉黨宗族莫不豔歎歸福趙氏而以為姊氏得其攸歸也後五年恭如母夫人卒越明年大諫公卒未祥而恭如弟載源歿恭如與其弟同得疾竟以己酉三月某日歿又五年其兄載健又歿於是鄉黨宗族之歸福者復相與痛怛潸溓而為姊氏悲焉嗚呼甚矣盛衰之變有如是者乎天之禍恭如何其酷

與余於恭如素所期甚重至今象想其為人求所以夭者而終不得焉余甚惑焉昔會稽王充論宜陽長平之死者曰命當溺死故相聚於宜陽命當壓死故相聚於長平斯言者非也豈有人都之衆與四十萬人而盡同一命之理哉善乎呂才之論祿命獨謂此屬未必盡犯三刑則亦歸之於運氣之所擠已矣今夫恭如之家數年之中父子兄弟相繼淪逝至于無人焉而已其禍變之憯實古今所罕有而家之運氣凶殺敗刼之所會殆亦宜陽長平之類也則無怪乎恭如之不當夭而夭也嗚呼不當夭而夭亦命也恭

如如命何哉雖然若㳂如之死者其亦悲矣行軼乎古人而名不出門志長乎千世而天不假年使其可以焜燿於當今不朽於無窮者鬱悒天壤湮滅而不稱安得使余而不悲也㳂如為人清明剛介才茂而達行已有律不設非僻既孤益自奮讀書從東溪子學為文詞蔚然有作者之風雖不幸而夭其志業皆可述也嗚呼我姊氏淑行純德宜與㳂如並受其福者而顧自既嫁以來備經險釁三從俱絶伶仃無托生民之窮未有甚者余又不暇悲㳂如而為姊氏悲也然悲姊氏者所以悲㳂如也㳂如死余為文以哭

之請綴哀辭九年而後復爲辭曰
子之昌兮而無永年謂其亡之兮奈何于天孝悌爲
本兮準極聖賢行則旣有兮博學以文六經先言兮
咀嚼貫穿泄爲文章兮有斐其篇若兵初交兮摩壘
陷堅如車斯蔹兮千里在前如泉始達兮如火始燃
孰云尼者兮遂閼不宣鬱鬱黃壤兮於焉委捐嗚呼
已矣兮子不勝天寡婦嫠獨兮泣血漣漣孌彼弱女
兮不知父顔觸目含酸兮使我心悁于君何知兮瞑
然長眠

祭再從弟子厚元淳文

維歲次丙寅五月丙申朔戊戌再從兄克淳謹以清
酌時羞哭訣于正言子亨之靈愷悌之人卓犖之士
如可見兮孰遠千里矧或得之不出一門翱翔左右
樂何勝言念我於君幸而有斯親為再從情則連枝
小少隣併談場文會朝往夕來以相長大精金粹玉
是君為人幹蠱以貞合族以仁窮交疏屬依歸如家
允我宗子甬德既歆秉心無僻威儀以攝英氣之發
迴川倒峽議論不苟卓有根柢人情物狀國計兵制
靈臺洞澈獨見利病談言造次亦中肯綮識務知體
誰與君匹我有月評處君俊傑材則既優濟之以文

先民修業貴在多聞六經雅言稗官外史縱橫歷覽
以腹為笥詞章雅潔品合鴻匠惜也逶迤而不大放
我以鹵莽時見過推袖中出藁墻頭度詩風調兀蒼
我定君篇老蘇少杜吾策亦云淘情叙懷其樂忘年
家運之微君丁其屯沉沉一疾竟以不起亡之命夫
孰詰其理惜才嗟賢豈有親儕齎咨之聲布在巷街
惟君蘊抱百不展一一第區區在君毫末西清珥筆
發軔之初赫赫巖廊吾 祖攸居擎天事業焜燿令
古欝彼喬木佇君繩武嗟乎已矣祚薄門衰君而至
此我又何期風神霣墜我之謂矣倀倀踽踽我將疇

倚窀穸有時玄柩不留滂洟寫辭以侑醪羞尚饗

祭族叔父扞城公文

維太歲庚午正月乙巳朔十八日壬戌族叔父扞城府君之喪自嶺東向京國路由花江三從侄克淳時爲邑宰具清酌之奠操數行之文哭告于 柩前曰

嗚呼小子與公後先分麾於同道已三年矣小子不能拜公於清磵之亭而公之柩使小子迎哭於此人事之不可知如是乎以公之器量材識平生所試僅止州縣將世道非耶抑吾門衰耶東海蓬瀛仙人所宅公于晩年厭世俗之啾喧托吏隱而逍遥無亦句

漏旋陽之流歟而俄復倏然觀化不離仙境吾知公之騎列星駕泠風以遨遊於道山亦何憾焉但以吾宗通来長老日謝後生慕仰唯公為深寛厚之德溫和之容令不可復見則曷為使小子而不悲也歸旐莫留一觴告訣臨岐草草言不暇長尚饗

祭洪塾師墓文

歲舍壬申季冬甲午東萊鄭某謹具清酌庶羞奠于故塾師洪君之墓而哭告以文曰我童而嬉於學面墻王考是憂擇師無方君維其人来自西海授我以書循循不怠進乎句讀開此魯鈍日引月長以尺

以才我則旣優無待陶鎔童蒙之𢘽又賓吾宗一坐
皐比遂閱三紀皓首覊孫君心自苦匪直羣蒙戀德
不釋婦沒兒七歸亦無樂生命之窮疾來其裏痛苦
呻吟形萎神疲恐先朝露思依松楸行舟候潮力抗
不留謂是死別無復來期臨歧握手兩相凄其奄奄
病息漫漫海水幸而生還神所憐矣鶴臨遼郭萬事
非昔零丁踽踽憂在口腹尺素有托愧未稱塞事闕
乎入微我不力曰書難盡猶期面論吁嗟其已永呑
莫宣赴至之日後于華陽爲位以哭我實未遑西望
潸然中心痛怛曷復覩止金玉其質蓮生泥中君嘗

自況惜無貲地竟死誰賞藾矣茲邑 先祖所臨我
以不肖繼莅于今二天之歡人情攸同使君而在是
我蓋公有肉於庖有粟於廩于何可繼祗成我憾尚
有文姬以主書籍誓將收恤無忘朝夕公門多事未
哭不時昭昭有靈我無虛辭

花江縣祭五神山文

維太歲戊辰十一月癸亥縣監某謹遣都領將金好
信薦牲酒陳辭于五神山之靈曰天地之間莫貴於
人莫神於山川凡物之爲人害者先王除之不遺力
焉然勇悍桀黠之獸挾爪牙之利托深險之境其取之

之道或非人力之所及則必須山嶽之靈陰相而左右之以協夫人謀然後吉者其理亦不可泯也本縣名山南有大聖北有五神旣峻而深虎豹之族據爲巢窟蕃育乎其中而跡交乎一境大者殘人命小者掠犬豕震驚我民告無虗日某受命來治玆土二年亡有德政使之相率而北渡爲有愧於古人然執先王之法除之不遺力焉亦不敢不以是爲心也追天之下雪部勒迹人射士蔟蹤玆山三圍三輟而虎之脫於創殘之餘奔逃憑托於千仞峭絶之壁不可施以人力者再迹人射士相與失望惋嘆歸咎于神曰神於人

乎依而我之不相唯猛獸是媚主其逋逃余意山靈之爲德正直聰明儻不宜如是然亦無以鮮迹人射士之惑也於是乎告之庶幾彰其靈去其害以慰夫吾民之望焉

花江縣祭大聖山祈雨文

趹歲仍飢天降時癉我来分憂席未暇煖無法可施但指隴麥旱旣痡月麥則不熟吁嗟奈何菑猶未央靡稼不痒黍稷稻粱芻牧之故憂心如焚夜占天星晝望郊雲其雨而否哀此一縣牲肥幣潔于何可薦維南有山與天摩青淸氣之積其神孔靈亦有玄淵

蛟龍所室油然沛然爾之自出已矣其往來猶可及民命近止我用是急登菑于邅載酤于壺神其惠顧勃與我枯

小硯櫝銘

櫝而處之知其中之必異物也發而出之玉之德也石之質也磨不磷用不疲文不在茲乎吾不待汝而吾所待者待汝而安謂吾之不待汝也難矣嗟汝乎戒其有傷中心藏之

再上觀察使論軍需保書

前論軍需保事卽承回教閤下非不深念本縣之事勢而但以備局不許爲慮姑欲减名數易私賤有以見閤下爲本縣委曲措畫之至意感幸千萬第其之不敏於此亦有惑焉頃見備局行移專許營門與地方官量宜存减其意必曰列邑事情各自不同均之爲其邑而均於此者或不均於彼均則不可不存不均則不可不减此等事情非可懸度故弛張變通之權委之於營門使各得其當而已不然自備局一例句斷何難之有而必委之營門耶若本縣之事情以

言乎武備之急則地勢戰場自古而然言貫用之廣則孔道之支待教場之供億兼而有之此三者本縣事情之與他邑異而所謂㓕則不可不存者也盖營門之所患在知列邑事情之難雖知之矣又在權不自己出之難令閤下之於本縣旣知其事情權又可以自己出而猶趦趄如此此某之所以惑也守令之日夜憂勞盡心與力而常不慊焉者非他政也誠使此事無大害於邑情而有小補於軍政則豈不樂爲之奉行哉本縣難支之形某固已言之矣閤下亦已知之矣請姑置之言其大有害於邑情而小無補於

軍政者唯閤下熟計而定焉本縣地理實四通五達之衢北接咸關傍控嶺東海西為之綰轂魚藿之所輻湊貨物之所交易邑有巨市觧便商販四方射利之徒來接邑驛兩里暫住三四年或五六年者常不下百餘戶此輩皆是浮浪客戶不可便充良役初定軍需保時差輕其役使之易供然猶以為重而逃者有之自夫鬻日新令之頒物議洶洶皆有渙散之心若終不變通必將相率而去雖欲汰定其勢末由毫分無益於軍政徒損民戶闕軍需而已利害如此宜何擇焉夫流來之民苟吾所以處之有法則必安而

不去長養嫁娶於斯生而耕死而葬於斯植根旣固

事雖有不愜於其心而勢不可去然後始及以役爲

此不過費二十年而足矣與其敺而棄之曷若姑寄

之於斯終収其實用哉至於私賤稍壯者前已充束

伍獨赤貧鄕族之单奴尚餘若千名此不可論也武

庫之用終不得廢而徒塞其財所從出之門官又無

力而瞻之其弊不復爲官屬富民納錢效役之事則

将自令别創法從民庫劃用有一於此理所固然其

之固争非欲私一邑也閤下之持難亦非獨薄於一

邑也所趣雖異爲公則同苟閤下平心遠慮的見本

縣之事情不可以他邑爲準則可立而决矣從違在
閤下不復多談

與狼川守趙兄漢弼論覆檢書

承以覆檢請來殺獄事重於國典登時馳進不暇計
量趣駕行五十里忽思前秋引親嫌論兄同推撿驗
視同推不啻重矣則令茲不唯義不敢當亦法不得
當初可以無行矣某本踈畧臨事往往多如此抑未
知執事之周詳何爲思不及乎此竊念刑官廣愼殺
人爲大而獄成與否唯繫實因之有無此撿驗之所
以難也千金之子志在丐命苟可得生何惜不爲黨

與并起賄賂交行橫生羽翼眩亂情實初檢之官萬一不得其人則游談之所動私意之所牽能不愧於心者鮮矣甚者以獄為市闊狹低仰惟其意之出欲以此定獄而决人之命難矣故有覆檢之設覆檢而無違辭然後獄定不然則至于三檢四檢從其衆由是觀之獄成與否不在初檢在覆檢其事尤重可知也然覆檢之官萬一不得其人則雖其見之未必同焉而務期於必同附會成案使枉死之鬼含冤不化孤兒寡妻徹天之痛抑鬱而無所告舊事覆檢者不得與初檢者相面通言議使嚴截如是者欲各盡其

所見而防其奸私之行也伏惟執事公正明愼其于
撿驗宜盡心焉豈萬一有慮於兩辭之相左但其與
執事屬爲中表衆無不知獄案之契設有不逞之徒
陰倡於衆曰彼之相降以從也爲中表故也則雖有
巧舌將何以辯之哉苟如是不但於某不便亦執事
之病也遠嫌疑愼刑獄君子居官不可不以是爲急
致身近地不敢徑進謹自此而返察其區區之守非
出於矯激而改請他邑無使物情致惑焉幸甚戊辰
十二月十九日某頓首
與再從弟子敬 持淳 書

雪窓青燈左右詩書此心懸懸悵未同趣學圃亭三字貴君一揮手而可就求之半年竟不得於此猶然况記文之難乎為長者折枝以不能辭者孟子雖不明言顯斥斷之曰不為非不能則蓋已處以不誠者矣君平日自置何如而甘與此人同歸哉若待不得先構一篇荒蕪可笑須經高眼評勘然後入刻無由細論是欝然此間終不可無君記猶不能息望於庶幾也鹿角三枝皆生獲帶血合為藥須無疑不宣戊辰十二月十六日某頓

答申亞亮 琬 書

塲後即有湖行不能謀一面以展纏綿久而不可忘
也匪意惠札遠及窮巷披審朱炎靜履佳勝欣慰難
雙忽忘渭北江東之為遠也向来科事老夫落拓固
也不知亞亮文辭亦何為同歸狼狽謂有司不知則
近於隘付之命可乎然亞亮年方盛將来未易量進
而蜚英鳴盛華國需世為董賈韓范退又豹隱鴻冥
高尚物表為梁伯鸞徐孺子高下在心無不可者其
如僕齒髮摧頹萬事濩落雖欲求老農為師亦已晩
矣進退無所當真成可笑人只恨少年讀書時不遇
如李德幾者聞其高論見得科名輕賤蹭蹬至此尚

復何言聞胤兒聰明可教此足賀也教子固為至要
况又才也則乇豈非至樂乎僕孫兒癡慧未判而良
知已蕟抱弄歡笑足以忘年之逝矣雜筆五枝呈去
古人必有以遺遠者汀杜隴梅物雖薄情可領也千
萬只冀努力益進不宣

擬與京兆尹書

某聞之道路執事以京城薪直翔踊推治驓户定㢙
直使一切施行執事之心可謂仁矣今可謂信矣然
自是以来驓户蕟憤閉而不出薪絶扵市三倍其直
而不能得昔之怒驓户者今忽遷其怒扵執事謂執

事過聽左右之言爲此厲已小民愚昧喜怒其上衆口噂沓難以盡喻其竊爲執事病之夫蓄薪者驢户也待薪者我也開塞之權在於彼日用之急在於我其勢不得不折而聽於驢户如是者又孰能禦之而吾可與之論直之多少哉直不倍則薪不可得薪不得則雖有粟不可得而炊當此之時將援執事之令而與驢户爭不得炊乎抑不爭而得炊乎彼必不肯行執事之令吾又不能援執事之令以與彼爭則執事之有令不如無令此某之所以恨也京城内外居人户不知其幾千萬竈一日所須擧火之薪不知其

幾千萬輿無有貴賤朝夕岌岌者非他焉患在乎薪之如桂而郊國之山四望濯濯無樵蘇之地於是乎薪之所出日以益遠水路之運則上窮春狼下捲長坡灌輸于江上驢戶受之陸則加抱衿果楊廣之棫樸蔎茭牛馳馬走不擇晝夜並入國門驢戶受之積儲觀時坐制輕重擅利什百蓋其用之之廣如彼取之之難如此故牟利之徒乘勢操縱放其無厭之慾人之切齒固宜然此常年之云也今年則有說焉毒癘流行死亡無筭樵採之手既半減於前而又當刈節皆營葬埋繼而有溫泉之役奔走供給殆月餘日

野有棲糧尚棄不獲何暇及於薪哉物鮮則貴乃理之常非專驢户之罪也嘗觀商賈之情有可察者或有物足而故閉之使貴然後乘人之急而取倍利者或有物實不足而其勢自貴者物足而故閉之者某所言人之功甚者是也物不足而自貴者今年之薪是也執事雖急於利民其如時不可何且執事欲治驢户之罪必先講足薪之道然後可也不然則彼將有辭于罰損威重啓侮慢非細事也先王之政必以裁成六府制民衣食之源爲急生物之功自我出故我得爲之斟酌分量設厲禁平物價令也物生之多

必不待乎長民者之切則毋寧聽其自貴賤於下而已執事位八座與聞國政苟以先王之道陳於吾君與行仁政調五氣遂萬物使民以時無一夫失業於下則六府允治市價不踊民自給足安事宁屑屑然豈令而強禁哉某於執事受知甚厚不敢以衆人報之玆布愚見於左右伏惟恕其僭而諒其懇懇之誠幸甚幸甚庚午至月十四日某再拜

與沈子固書

聞足下得除部官斗升之廩可以救朝夕之急親知皆為之喜然是職也某亦嘗為之矣汚辱奔走無異

僕隷非足下之所也竊觀天地之間亟生之類莫不
各有其所所者何謂也止於是安焉適焉之地也得
之則欣欣以喜不得則戚戚以悲彼聖人者無他焉其
心急於使物安其所其才巧於使物得其所而天下
之人願得以置億兆之上讓之而不聽避之而不舍
者無他焉亦将以求己之得其所而已聖人之心蓋
曰天之與我才也使我為物之所也我而不為之所
是負天之與我才之意其不可以自逸然天地之間
亟生之類其族至廣雖聖人之心之切才之敏猶不
可造次而濟故窮智勞思夜不暇寢晝不遑食甚

或鬻面目胼手足極天下之辛苦而不辭至萬物無
不賴吾之力得安其所然後慷垂衣彈琴宮堂之上
南面無爲而治如天下之物或得所或不得所則其
肯止乎我古之天民有伊尹者自在畎畒其爲言曰
梘天下匹夫匹婦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方伊尹之在畎畒亦匹夫也其爲
政不出於家以匹夫而憂天下如此不鄰近於僭乎
且使伊尹得志行于中國匹夫匹婦之於天下亦已
微矣天下皆安大穀既得則匹夫匹婦之一不得所
不足以病伊尹之功其亦已焉何至比夫推諸溝而

撻于市我唶呼此所以為伊尹也不如是與衆人奚
擇焉衆人之心易自足而好自恕聖人則不然既足
矣常若不足恕施諸人而不施諸己憂之也深故力
之所加者遠期之也不苟故功之所被者無不遍今
夫天地以高厚為所鬼神以幽為所水以下為所位
之然後天地得廟之享之然後鬼神得決之淪之道
之然後水之性得焚之驅之然後虎豹犀象蛇龍得
其所取之以時然後草木得其所繪之以文章別之
以尊卑然後衣裳得其所和之以五聲六律然後音
樂得其所上棟下宇宮室之所也輕重多寡長短律

度量衡之所也處物者既然矣其處人者則寒暖燥
濕廣谷大川於是乎為之量遠近辨彊柔遲速因其
俗通其宜而又與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皆有桑
麻蔬菓鷄豚狗彘之畜而生民得其所工商之所在
於業肆以居之市以通之老者之所在於安几杖飲
食以養之死者以斂殯及窆為所送之以棺槨衣衾
士所於忠信禮樂設為庠序學校弦歌其中成其道
藝而升之卑辱屏逐不肖者之所也俟之撻之終不
率則放諸四裔富貴顯榮君子之所也制其位內自
三公至下士外自千八百國之諸侯至其百執事覲

才與德之所當而處之至於刑人棄於衆殘疾者棄於天然猶不忍使其無所於處則於是乎宮劓墨刖皆有所司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聾聵使之修聲司火下逮喑躃亦各以其器得食推是以往無一物不爲之所然獨於賢不肖之所尤致謹焉汲汲然惟恐其或有失也是以闒茸憸壬不敢干君子之所而其升之之人又皆助我而爲物之所欲四海之不治不可得也蓋嘗思之伊尹所云匹夫匹婦之不得所者雖未詳其何所指言而大抵不過飢寒困窮疾痛而已設使其時有一大賢君子沈淪草野

不得其富貴顯榮之所則其心之恥又豈止此夫推諸溝而撻于市哉嗟乎今之世有伊尹之心者誰歟賢者在下爲失所而不肖者在上亦豈爲得所乎今之賢者比古之戚施籧篨之類不反遠甚是足悲夫然非賢者之悲也其時誠可悲也時之悲吾將如之何哉若足下者其亦可謂賢者矣幼而讀聖人之書至老不倦家貧壁立幷日而食寒裘暑葛不以時備爽然不以入於心不賢而能之乎以足下之文辭竟不霑一第年垂六十邅迍七品之下可謂得所乎非耶自三代以降隨其一時治亂之淺深而賢人之得

失其所者迭為之多寡士生斯世不幸屈於非所固
其分也某以為待聖人而得所者衆人與物也君子
則能自為之所無待乎人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衡門
之下有琴有書曲肱飲水樂足忘年伏惟高明自能
達此然猶恐或有不釋然中者故敢以是說聞焉庚
午五月初八日某頓首

與人書

有客傳足下稱明妃詩以為盛唐手段然否此非古
人所作乃僕數年前自為者耳足下常少僕好貶僕

文故嵗名誦質以卜眼目之何如足下果陷僕術中始知從前所毁者非文之罪也特以僕故也信乎天下知音者難得昔延陵季子觀三代列國之樂歷論其德如合符契彼誠有真見焉爾今人於藝業無精識實到專以人與名定其毁譽曰古人也則雖弊箒破甑褒之為不可及曰今人也則雖黄鍾雲瑟卑之為不足觀至於鄉黨親戚習相聞見者雖發口吐金石之聲揮手散黼黻之章尤褻而狎之曰是烏能然哉夫以太玄之經猶坐於容貌言辭未免覆瓿則如僕者又何足論也然足下未知僕所作故寵美至此

若本色稍露必深悔其輕替貿而為竪子所賣楚有烹
猴者而召其鄰人鄰人以為犬羹甘之後聞其猴盡
吐瀉其所食僕亦將見足下之探喉也聊相戲耳不
可終瞞玆敢布實用替而裡休无休无

通錢幣 策

當今錢之爲弊商賈之藉物盜賊之殺人吏胥奸猾之犯法維其極矣加以水火之所耗失邊鎮之所轉移而錢之行於民間者少錢荒日甚民受其病見其然而疾之者曰莫若廢錢而不用廢錢則患息矣然錢雖可廢而生民日用交易之道不可廢廢錢而不得其所以代錢者則是並與生民日用交易之道而廢之可乎昔者我東有行銀瓶者矣有行楮貨者矣有行常木者矣而行之不久率皆廢改誠以或重而難於小用或輕而難於久傳俱有所不便焉耳今欲

廢錢而不用必有所以代錢者然後可而三者之不
便於昔日則其不可復用於今也決矣三代之民皆
有常業被服飮食養生送死之具能因其力而自致
不取諸宮中而用之者幾希故用錢極少至于戰國
猶然李悝平糴之法計民一歲用錢只一千以上今
則一家之用自穀米布帛蔬菜魚肉無不待錢而後
具其勢雖欲廢之而不可得也是以皮幣龜貝僅止
於一時權衍之用而自有錢以來雖其形度有時損
益蓋未嘗一日不用於天地之間是豈徒然哉若漢
貢禹之徒欲全廢錢唯以穀帛爲本議者難以交易

代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至魏文帝始令天下盡不用錢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其意本欲全重穀帛而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由是觀之廢錢而可者吾未之聞也或者曰錢既不可廢則毋寧許民自鑄以廣其用此亦矯枉者之過耳夫天下流通之寶莫如錢幣人主所宜自操其權而不可假於人者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大小相當子母相權與奪之柄常自上出故國無遺利民不為奸令若一切弛禁則上之利權專歸于下奸猾夤緣獨擅其厚藏鏹百萬與國抗衡

而濫惡之制盜賊之患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漢初使
民放鑄賈誼憂其人操造幣之勢召禍起奸及武帝
時專令上林三官收天下銅公鑄非三官錢不得行
於是吳鄧之錢遂廢其創於奸弊可知也國家立法
盜鑄者論死然真工大姦開鑪於窮山絶島隱屏無
人之處日夜鼓鑄不息流布城市潛收十倍之利而
官不能禁法不得加令之通寶往往肉好不完鎔痕
尚新者皆盜鑄所爲耳然則雖不下放鑄之令而不
患私鑄者之不多矣計其所及亦已廣遠而錢貴之
患不衰民之無賴於私鑄如是管子曰利出於一孔

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奈何舍無敵之資而就必亡之道哉天下之財不聚於上則聚於下上不聚於國下不聚於民而自耗焉者無是理也錢貴之害今之人皆能言之矣而不知其所以貴之故則非智者矣故曰爲今之計莫如予之而無取出之而無入吾所謂予之非苟與之也吾所謂出之非苟出之也雖曰無取而有所以取雖曰無入而有所以入則民國之願得而公私之計便矣竊稽唐時天下置鑪九十九所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宋置諸路二十六監歲

鑄五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蓋其生之也
如此故用之無窮今則積數十年僅乃一鑄而所滯
於商賈盜賊吏胥而水火邊鎭之耗失者旣十之四
五矣而國家又從而歛之以有大同焉收之以有軍
役焉一歲之中錢之出於民間而入於惠廳軍門者
大約十萬以上及他監兵水營州郡鎭堡之設立名
目取錢於民者亦約二十萬以上通計京外公用所
散不過十萬以十年計之錢之自民而入者爲三百
萬而自公而出者爲百萬嗚呼其亦無怪乎錢之不
聚於下而民受其病矣錢幣者上之所造而使民通

有無便交易者也穀帛者下之所供而使國制俸祿備祀戎者也國之經用可以無待於穀帛之外而民不可一日無錢而生則操利權者固宜廣置鑪冶不廢歲課專以予民使之行如流水而顧反塞其在我不渴之源而索之於不得自鑄之民藏諸府庫貫朽而不肯出抱逆脹之疾而不知治此吾之所未解也故曰欲矯今之錢幣予之而無取出之而無入而已矣

理軍政

當今方內無風塵犬吠之警水旱之災 主上恭儉

寅畏聲色游畋宮室苑囿之樂所以勞民者未嘗佚
一日之玩恤刑獄薄稅歛布寬大之政然而民不安
生樂業嘆息愁恨氣象憯沮閭里蕭條如經大亂者
軍政之害使然也軍政之害始有五蠹終有四賊稍
潜蝕之日有耗焉而不知謂之蠹非其有而取之敓
越人于貨謂之賊夫是五蠹不去則國不可以舉兵
四賊不除則民不可以安生國不可以舉兵則亡民
不可以安生則亂何謂五蠹曰鄉品之蠹也校生之
蠹也武科之蠹也私賤之蠹也浮屠之蠹也何謂四
賊已故而徵布者命之曰冢墓之賊未丁而徵布者

命之曰繈褓之賊侵之於隣者是謂隣賊侵之於族
者是謂族賊請試言之方今八路之男丁登于司徒
之版籍者三百六十九萬餘口而京外軍門徵布之
軍保隷于司馬之都案者三十六萬四千五百餘人
以三百六十九萬之丁充三十六萬四千五百之額
蓋十丁而取一耳雖三代出賦之制猶未若此之寬
其亦不難於簽補矣然爲守令者莫不病其逃故之
難充至於白骨黃口之不得免焉則可不知其所由
然者乎今夫上不得爲士夫下不肯爲常民安居逸
處無所寄屬問其先則族世無顯者問其業則文武

無所當而啚爲鄕任權足以庇其隣里啚爲面長權足以傭其親戚武断鄕曲莫敢誰何者鄕品之蠧也冨民之子挾其貲財行賂校院黥名生案目不識字終身愉佚間有剛核之守令欲汰冒録之類則聚合無頼䕺爲通文加以侮聖侮賢之目操持長吏脅制州郡者校生之蠧也國家弓矢取人之䂓不立定額以多爲至十年之間出身萬數是皆閑丁應役之流而或以代射或以倖占一得紅牌便作閑人者武科之蠧也均是民也而專属於私家多者千指少者十口生子生孫世世相襲雖或備數於束伍之籍而不

拔一毛以助縣官之急者私賊之蠹也深山邃谷輝映金碧落髮被緇窠窟其間挾胡鬼之靈假地獄之權出沒城邑誑刼愚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南畝勤苦之民獨受困窮而不與分其勞者浮屠之蠹也令之男丁雖曰三百六十九萬五蠹之耗居十之七八則餘者固已少矣而諸般正軍漕軍津夫及它將校吏胥之應公役者居其中老弱癃病流客商賈之不可以應公役者又居其中是常以三十六萬四千五百之丁充三十六萬四千五百之額也雖或守令之不患於無丁不可得也夫惟無丁故逃故不充逃

故不充故居及鄰族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死者人情之所惡而猶願無吪者爲其雖死而後可免百罹之苦也今也其死已久而徵督不休使生而長抱刻心之痛死而不免剝膚之苦此吾所謂冢墓之賊也禮曰人生七十曰悼雖有罪不加刑焉盖幼者血氣未成智慧未生故不以成人之事待之有罪而不加刑焉則無罪而不加役焉可知也今也其生未久而名屬軍簿責二匹之布夫二匹之布非勤力作業不可得孩提之童何由而致此吾所謂襁褓之賊也天下之惡莫大於逆而

國家治逆連坐之法不及於鄰夷滅之律不施於族
獨此良役收布毒被鄰族既歛其布而又歛鄰布既
出其布而又出族布侵鄰而不已至於鄰之鄰侵族
而不已至於族之族破産流離遂為絶户由是觀之
充役之禍甚於犯逆徵役之令嚴於治逆民何負於
國而加之以不忍之政如此之甚也此吾所謂鄰賊
族賊也故曰五蠹不去四賊不除而能善治者非吾
之所能解也或曰良役收布所以養軍門之兵也軍
門罷則布可以不收莫若復五衛而罷軍門是亦不
識時務之論也先王之置五衛法非不善而列朝昇

平鈐韜寢踈逃者不追亡者不補執簿而唱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半壬辰之役國幾不振其創也深矣於是有軍門之設募入游手厚其廩料日試月練教之以砲槍擊刺之法習之以金鼓進退之節嚴裝待變依以為重當時君臣豈不知養兵之難哉誠以賁鎚難繼而千乘之國不宿萬兵於都下則無以外禦強鄰倉卒之患内伏姦雄覬覦之萌其於利害講之審矣古者兵出於農至唐罷府兵立長征然後兵農始分使農養兵然農出財以養兵〻出力以衛農交相為資害不勝利自是之後農未嘗一日不養兵及夫

宋世廂禁之籍至百餘萬新城裡外連營相望天下之力絀於廩給而世之論者囂囂然言其養兵之弊今若只見其弊而罷軍門則番上之勞未必下於輸布之苦而國勢孤弱曾不足保朝夕之安矣又況東鄰島夷北接山戎西南沿海經千餘里無非受敵之地不幸一朝有羽檄之警將安所恃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五蠹去而已矣四賊除而已矣五蠹去而守令不患於無丁守令不患於無丁而逃故充逃故充而四賊除矣

興音樂

天下之事有諭之不以言導之不以行而其感人之
深能使之優游詠嘆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者唯樂爲然若是者何哉夫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
陽相摩乾坤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
四時煖之以日月絪緼保合百化興焉者乃所謂天
地之和而聖人者知其可以象乎此而奮至德之光
道五常之行鼓舞動蕩天下之人也於是乎取天地
之和而寓之於金石絲竹之器協其律呂廣其節奏
則吾之所以鼓舞動蕩天下之具固不外於是矣惟
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小

大相成清濁相經天地之氣萬物之理轉運流行於器物之間故戛擊鳴球搏拊琴瑟虞賓之傲焉而讓百獸之迭焉而舞鳳凰之靈焉而儀無不濟濟蹌蹌於九成之庭而千載之下猶使聞者三月不知肉味以之奏於地上之圜丘而天神可得而禮矣以之奏於澤中之方丘而地示可得而禮矣以之奏於宗廟之中而人鬼可得而禮矣而況於虞之冑子用之國子涵泳浸漬於聖人之教者哉夫樂之為道上極而下蟠體幽而用顯雖立於太始之初而未嘗不本於性情之近雖出於自然之化而未嘗不行於人事之繁

苟其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化民之速有莫知其然者矣是以三代之時尊而郊廟大而朝廷近而房闥遠而鄉黨上歌下管皆有其奏則盖天下無一處而不用樂也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不命之士亦有琴瑟則盖天下無一人而不用樂也燕享以正歌軍旅以愷歌鄉飲以鹿鳴大射以騶虞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尸牲出入之際登車環拜之節亦皆有奏則盖天下無一事而不用樂也人之生也十三而舞勺成童而舞象才成入學則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而非大傀大烖大

札大凶日月之食鎮嶽之崩諸侯之薨大臣之死卒
肯去樂則蓋天下無一日而不用樂也嗚呼盛哉當
是時也絃歌之響溢於四海和氣醇風上下同流天
地便成一大樂器何其盛也夫如是也故閭巷街衢
媍人孺子之所謳吟無不可以諧風雅而被管絃洋
洋乎盈耳矣而其功用之所格至能煦嫗覆育萬物
之衆草木茂區萌達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
殰卵生者不殈則又不但鼓舞動蕩天下之功而吾
之能事畢矣其於移風易俗何費力之有哉嗟乎今
之世治安得而隆風俗安得而醇且美也樂崩於世

天地之間寥寥焉者千有餘年矣其間如漢武之協
律尉隋文之清商署唐太宗之旋宮相生宋藝祖之
臨殿親試非不各具一代之樂而但其作之也不正
用之也不廣則與無異者幾希矣觀周之論何足施
於其間哉惟我東方三國之樂備於中華九部之伎
者不過夫子所斥北鄙之聲則固臣之所欲塞耳而
不聞者也我　朝受命文治蔚然及夫　世宗以聖
人之姿當制作之會鑄鍾造磬吹律協音以定雅音
俗樂然後廟朝之奏各得其所　國家至今用之然
傳習既久其法漸失器物不稱鍾律之舛誤莫正節

拍太促散伎之淫哇轉甚有識之聽固已病其正聲之微而先王之風日以衰遠學士大夫往往致力於禮而至於樂焉則截然視作非常之物任其壞弄於伶人之手而莫有肯措之意者故習俗貿貿以為治國化民之方無所待於樂而樂之行於世益益微矣學校春夏無弦誦之教鄉黨宴會無笙歌之奏山野之人或有終身不聞管籥之音者雖欲導天地之和使斯民興起而變化烏可得也臣嘗試竊推先王作樂之初非苟設不急之務以供耳目之娛而已蓋其意欲養人之心成吾之治耳夫人之志慮壹鬱則鄙

詐興焉血氣壅滯則邪穢乘焉先王知其疏宣而滌蕩之者非刑政之所可及而惟樂之功為能故使天下之人自幼至老無日不處於禮樂之中聽其冲和之音習其舞蹈之節志慮常平而鄙詐之萌不作血氣常和而邪穢之乘不行則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以音樂為急者豈徒然哉臣聞 殿下垂意樂政添補歌章正筍簴之乖備鍾磬之缺又擇今世之所謂知音者而久任其官此誠先王之用心 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惟我 世宗既作之於前 殿下又述之於

後孟子所謂齊其庶幾者臣於今日亦云抑臣之愚
不知　殿下之所垂意者止於聲音度數之間而已
乎將有進於此者乎樂之為道有本有末本者人君
德積於內而樂應於外與禮並行以賁飾當世之治
也末者高低清濁緩急疏數為之差者也其本不立
雖憊心疲精於器物之末無補於治故曰欲樂之得
所莫如先正其本本立而末從之矣臣竊觀樂之為
物至廣至大至微至精不須形而存不依方而立方
其靜也離婁之明視之而不見師曠之聰聽之而不
聞則疑於息矣然其全體大本窮高極遠而根乎人

心者則與夫日月四時之行雷霆風雨陰陽晦冥之變絪縕上下流轉活動先乎千歲而不加嬴後乎千歲而不加約自三代至于今日其間不爲不久而未嘗一日泯絶於天地之間是以古之聖王取而用之賁飾一代之治盡其量而止焉其有餘焉則還之造化永爲公物以待後來之用豈不廣且大哉時其不能自行而有所待而行故疑於息矣所待而行者臣所謂德積於内之説是也今 殿下誠能如先王之爲先立乎其本則一部大樂必將洗出頭面自獻於前欲韶而韶欲濩而濩洋洋乎無所欲而不以其物

至夫然後推廣其有以至於學校鄉黨一切行禮之事樂未嘗不與之並行於其中則先王之所以鼓舞動蕩天下之術蓋不過如此而已移風易俗何足以勞聖主必須之待耶或者曰於樂黃鍾爲之宗黃鍾中然後可以上下生減而調六律五聲八音舉此而措黃鍾之失久矣數千餘年之間聰明英知之士晝度夜量思以合乎正律者不可勝計然卒不能定則今雖欲正樂其如黃鍾之不得何哉臣謂黃鍾不可以管衡尺量求也唯聖人作則黃鍾之出不終日矣與其以人而求黃鍾也孰若黃鍾之求人哉今不必

數亡於斯而唯求其所以為聖人者則黃鍾之出終必有日矣此如不能姑循先王之舊物而益修之期以用之廣行之博幸其少補亦其次也宜令有司隨州縣之大小而量立樂工有差多者教雅樂少者教俗樂雅樂則用之祭祀而學校掌焉俗樂則用之會饗而鄉黨掌焉時肄習春秋合樂則亦足為善俗之一道也然樂之與禮同出一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萬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二者如陰陽之不可以相無先王之用樂未嘗不於禮事故民之感之也深嗚呼今之世不但樂崩而禮之

廢亦久矣民窮財盡氣象愁慘而有司之臣常迫於
簿書期會不暇與其鄉中之子弟雍容揖遜於學校
之中凡其養老勞農之儀飮酒合射之節所以升降
俯仰教民敬讓而爲教化之具者不可得而見則雖
有咸池雲門將安所措哉故曰必與禮並行然後可
也